本報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救亡言論，報導救運消息。惟報館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捐款直接寄滙或賜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尙希注意。救亡日報社謹啓

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六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 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二）三·四版第九格每格各三方每日每方三元（三）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四）新聞版另議

本報招請各地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及應內地要求，招請外埠經售人，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救亡日報營業部謹啓

本報特稿

『玩牌』與孤注一擲

——這祇是蘇聯內部的事情嗎？

石辟瀾

最近蘇聯對于「右派托派聯盟」的公開審判，又一次地揭露了這批暗殺專家們陰險的面目。不幸得很：對于這種罪証確鑿的陰謀行動，對于這種接受法西特務機關的津貼，執行其危害和平陣線，宰割弱小民族的罪犯的審判，仍有人把它看成是蘇聯內部的一種「黨獄」，或者看成是一種「黨爭」，不能說不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

已經最明顯不過了，從赤爾諾夫的口供：

「余接受德國特務機關之金錢，大約三萬馬克與十五萬盧布，……此款一部份用做津貼右派組織之黨員，大部份則留爲己用……」。

從別索諾夫的口供：

「彼等曾見所談之內容：托洛斯基聲稱：彼已與德國國社黨成立協定，將採取希望失敗之戰術，挑撥蘇聯與其他各國之關係。……托洛斯基又指出：在爭戰中，托派卽將努力使蘇聯趨於失敗，而割讓烏克蘭于德，更訓令實行恐怖行動，以反抗共黨與政府領袖。托氏謂：『高爾基對于蘇聯及東歐有極大影響，傳語畢亞達可夫，爲取得高爾基之生命，任何代價在所不惜』……」。

特別值得我們憤怒的，從李文醫生的口供：

「致高爾基死之計劃，曾幾經研究，高氏在公園中作長期步行及身體勞動，對高氏健康，頗爲不適，高爾基喜守視壁爐之火焰，因此與身體健康絕對不利，故克魯基可夫與李文串通，迨高爾基自公園勞作歸來後，無時不爲之燃火。高爾基與其家庭抵斯來亞後，卽患流行性感冒，甚爲痛楚，此時犯罪打算，乃趨實現……遂決定加緊實行謀害高氏計劃，彼等常用强烈的心臟與奮劑，如蒂戈答里斯，與司特羅泛汀，該藥足以使其心臟突然停止動作。……曾于高爾基體內，輪流注射樟腦三十至四十次，咖啡精四次，番木鱉精兩次，諸藥雖爲治療流行性感冒者，但以高氏孱弱之軀，微弱之心臟及肺部，以此過量之藥，實足以致其死命……。」

特別值得我們憤怒，危懼而且需要警惕的，從拉哥夫斯基的口供：

「在一九三四年秋季，當拉氏在東京參加萬國紅十字會時，有一著名日本政治家與之商榷，告以贊同彼所進行之活動，如彼與某某機關合作，與彼殊爲有益。拉氏獲托洛斯基命，允諾與日本特務機關共同合作，……在東京由前述政治家介紹與一要人晤面，此要人告拉哥夫斯基：『我儕深知汝與托洛斯基爲最親密朋友，余請求你告明托洛斯基：有某政府埋怨彼所擬關於中國問題之文章及中國托派之行爲。吾儕有權希冀托洛斯基改換一不同行爲之路線，其詳情也無須說明，』——在中國製造一事件，俾得干涉中國事務，此爲我人顯然希望之舉動」，拉哥夫斯基當答稱：

「關於此層，已致函托洛斯基，與托派組織下之一黨員。……我們所玩的是三張牌——德國日本與英國，」……」。

最後拉哥夫斯基供認：一九三四年在東京，彼曾將日本數高級政客協商托派與日特務機關勾結事，告明余利尼夫，余氏是時頗感煩擾，曾謂：「我們托派份子，常自覺彷徨，不知應作何事，余常恐滿足此方，則必抵制彼方，現英日兩國爲中國問題，已成敵對形勢，但我等可非爲英日特務機關工作不可」！拉氏後相信，必使兩方皆覺滿意。……

這是什麽話？難道這還不夠說明：托洛斯基份子，不但是叛變他們的祖國，不但是暗殺了世界文化的結晶——高爾基，同時還在進行着廉價拍賣中國，出賣我們四萬萬人的性命，去獲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滿意」，去完成其進攻，削弱並消滅蘇聯的計劃，去証實其「一國不可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的「理論」嗎？

我們知道：在九八年前，托洛斯基還依然是蘇聯里面的政派之一，——不管他們如何歪曲「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不管他們如何看輕農民力量，甚至看輕工人力量，不相信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不管他們如何看輕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否認社會主義最初在一個國家的勝利，不管他們如何過度害怕蘇聯技術的落後，而認爲這是不可克服的阻碍，非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幫助』不可。然而，倘使他們仍然光明正大地，站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立場去鬥爭，在羣衆面前公開坦白的宣佈他的政治意見，仍不失爲政派之一的。而今日，爲了發洩個人的仇恨，爲了實現個人的野心，他們已經不守原則，不擇手段，隨便的碰到蘇聯的敵人便「合作」，見到蘇聯敵人的津貼便收受，而且陰險到如魔鬼一般，用盡一切卑污齷齪的手段，對文化的泰斗實行暗殺，對反侵略的解放戰爭實行破壞，而變成爲百分之百的法西特務機關的幫手了。

這些罪惡的行動，完全找得理論和意識的証據的：

如亞可夫勒法所供認：在蘇聯共黨七次大會時季諾維夫卽向彼表示，俄國反列寧活動，『如得德國幫助，一定可獲得勝利，成其原因爲社會主義革命乃從來所未有。』」一如拉哥夫斯基供認：當一九二九年托洛斯基被放逐至亞爾馬達起程之前夕，……曾詢托氏以如何逃過中亞細亞沙漠及高山，氏謂他希望能得特務機關之幫助，托氏繼告彼當一九二六年因里拉鍊金公司代表之居間，與特務機關取得連系，其後爲報答此次幫助，氏則致力于幫助保守黨分化英蘇關係之工作，其中以襲擊亞爾蒂斯爲最著成效之方法……。」

由此可見：托派份子爲了發洩個人在政治上的仇恨，求助于蘇聯的敵人，爲了「報答」蘇聯的敵人的「幫助」而不擇手段，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犧牲弱小民族的解放鬥爭，完全是有根據的，從其鬥爭的歷史上，它全是找得淵源與線索的。在中國托派份子爲了結歡蘇聯的敵人——日本，爲了製造反蘇的戰爭，爲了在反蘇戰爭中來「奪取蘇聯政權」「獲得勝利」，曾答應「以遠東給予日本」，這是去年拉特克的親口供認，今年布哈林在正法之前，也親口說出來的。

我們不能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里面，也有永遠緊記着政治仇恨的人，爲了反中央而聯日，爲了反共產黨而聯日，這不但有吉鴻昌的被告密被犧牲爲証，而且公然見諸在察北破壞抗日同盟軍的張慕陶的言論：華北日軍部特務機關的聯席會議認爲應該「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國之各種活動」，因爲這些托派份子，「專能麻醉一般智識份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得隨彼等以學務工作，推進工作」『見去年六月六日申報週刊』便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道些完全是有根據的，而且已經成爲鐵一般的事實——如拉哥夫斯基所供認：

「我們所玩的是三張牌——德國，日本和英國！」

（以下轉入第二版）

戰·事·報·導

津浦北段我擊退韓莊敵

滕縣被我克復

我孫曹兩部向濟寧猛進

津浦北段正面，昨日戰況極烈，敵曾一度進至韓庄，但被我忠勇守軍擊退，我□□部並乘勝追擊，當午克復滕縣城，城內敵軍盡被殲滅，敵傷亡慘重，正增援圖再進犯。

昨晚魯南滕縣發生激烈大戰，雙方爭奪該城，得失數次，卒被我軍克復，敵軍圖反攻，惟我方生力軍增援後，軍威大振，將敵軍驅逐，我無論如何犧牲，仍決守滕縣云。我軍已將韓莊之津浦路鐵橋炸毀，敵軍進抵韓莊，則不能再進。

津浦正面廿日仍猛烈戰中，李宗仁已下令左右兩翼大舉反攻，以拊中路敵軍之背，右翼龐炳勳，張自忠各率部分兩路前進，已會師抵達沂水城郊，左翼孫桐萱，曹福林兩部，向濟寧猛進，據外訊，津浦正面敵一部有竄至韓庄說，我軍抗戰甚英勇，敵人縱得一寸土地，必付重大代價，我軍長官非萬不得已，不下令後退。

又：津浦北段，我×師師長王明章，參謀周毛陶，旅長劉汝南，奉命堅守，予敵重大創傷，王，周，劉三位民族英雄，已替國家民族留一百偉大光明之歷史，×師長陳理則服部受傷，參謀長趙湘軒經救護隊施救，幸慶生還，而我軍壯烈，戰情之烈，自可想像，現滕縣至韓莊間我軍悲奮塡膺，羣呼替王師長復仇，有我無敵，今晨一役，敵已傷亡千五百餘人，李總司令電漢口請嘉獎王故師長，以勗來者。

據宣公路敵被我殲滅

東戰場前線敵近日由宣城武康分向我猛攻，一部企圖打通廣德宣城公路，廿日晨在洪林橋竄我被某師猛擊，斃敵數百，現已竄回宣城，又一部由武康襲安吉孝豐復被我誘入某地，幾悉數殲滅，殘敵向遞鋪鎮，狼狽潰逃。

本報十日合訂本第七輯出版

廣州版

每輯每冊國幣二角

「黃花崗」紀念快到了

「黃花崗」紀念快到了，但今年在抗戰中紀念「黃花崗」，更加應當發揚七十二烈士爭取民族解放爲國犧牲精神，特別是在「黃花崗」起義的發源地廣州，更應當將黃花崗的精神重現，來喚醒全廣東的民衆起來保衛華南，爭取民族解放。所以廣東黨政軍各機關和民衆文化團體，特號召在今年舉行大規模的紀念宣傳運動。除由廣東戲劇協會，發起集體創作「黃花崗」劇本的寫作，和積極在籌備大大規模的演出外，同時由黨政軍各團體聯合組織的紀念大會宣傳部計劃各種宣傳工作，分：街頭演劇，街頭歌詠，街頭演講，紀念專刊，報紙特寫，圖畫宣傳，電影字幕，播音演講，通俗演義唱本小冊子，各種宣傳，現已分別指定各負責人起草工作計劃。至「黃花崗」集體創作劇本，已於昨天下午開始排練。全劇演出經費預算達三千餘元之多。舞臺裝置方面，均用寫實的佈景，輝皇壯麗偉大逼眞？至服裝方面，亦趕製辛亥革命時代的服裝，因此演出的工作更加繁複重大，該劇現每天在敎育路敎育會內排練。此外歌詠方面，亦由陳世洪等積極籌備，準備大規模的演奏。該會宣傳部和黃花崗演出部，爲集中辦公起見，現每天下午一時起。均在敎育路敎育會內文化界抗敵協會內辦公。（文化界抗敵協會最近才遷到那裡去辦公的）。（達）

救·運·簡·報

女青年會演講

上海失陷後，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之救亡工作，經移漢口，繼續主持救濟難民，服務傷兵，組織民衆等事，各幹事亦分派往各地策動救亡工作，該會總幹事蔡葵女士及訓練部主任幹事夏秀蘭女士（西人）月前分飛重慶漢口，長沙華中及香港各地視察，現蔡夏兩女士及少女部主任幹事歐梅君女士（西人）經已相繼抵粵，本市女青年會特于本月二十二日（今日）下午三時在該會禮堂請蔡夏兩女士演講，「國難期間各地婦女的救亡工作」，歡迎各界婦女赴會聽講。

抗日青年團成立大會

本市抗日青年團，久經籌備組織，並已出版「抗日青年」半月刋三期。現該團以立案手續，已經辦理完竣，遂于廿日下午一時假座中華北路省民敎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並選舉第一屆理事，出席在除該團團員二百餘人外，尙有廣州市民衆抗敵後援會代表張庸生到場指導，會場情緒激昂，隨卽推選朱鏡佳等五人爲主席團，主持會議進行。經過討論章程草案後，卽選舉理事。聞該團此後工作，將注重組織民衆，及發動廣大之實際宣傳。

廣州少年團體籌備慶祝兒童節

廣州藝協劇團少年組，爲擴大慶祝兒童節，於二十日上午八時半，在該團址召開各少年團體代表座談會，出席者有：鋒社劇團少年組，奔風劇社少年組等，討論結果，決定成立籌備會，討論工作進行，其議決案如下：

（一）募捐——用競賽式分區沿門募捐，及向社會文化名流募捐，由演出「黃花崗」開始。辦法：1.沿門唱歌後，並發當晚入場劵，及貼紙條在該店捐得後標貼，2.將所得捐欵爲慰勞傷兵。（二）演劇——分發各團體，在各區演出抗戰戲劇，劇本由自己創作。

中大女同學會近訊

中山大學女同學會昨天下午一時，在惠愛東路附中女生宿舍大廳舉行座談會，到雷瑞英等七十餘人，先請白薇，郁風，郭順清，漆琪生演講，繼開始討論，各人踴躍發言，熱烈討論，結果直至五點多鐘散會，結果頗爲圓滿。

★ ★ ★

軍民聯歡 聯合劇團在小港路演出話劇

二十日下午四時，廣州聯合救亡劇團在小港路旁的球場演出盟誓和有力出力。觀衆三百餘人，十九爲武裝同志。每遇劇情緊張或劇詞精采時，掌聲輒雷動達一二分鐘之久，其感覺性之靈敏，極可佩敬！且通過歌歌及談話等關係，彼此感情更爲融洽，殊台軍民打成一片之旨云。

馬思聰夫婦 音樂大會

本市青年會，自從抗戰展開，卽發動會員，作種種利於抗戰的服務，並於去年十一月成立隨軍服務團，北上隨粵軍某師在戰地服務，於江陰南京一帶，救護傷兵，頗有成績。南京陷落之後，退到漢口。該團計劃再赴戰地工作，青年會特於十九日下午八時，爲之舉行一盛大音樂會，籌欵援助。演奏者爲著名提琴家馬思聰先生與其夫人王慕理女士。盡純粹義務。票劵收入，全數捐贈青年會隨軍服務團。此種服務於抗戰的精神，殊可欽佩。馬氏奏演節目爲：鬼之奏鳴曲（達爾底尼），第四協奏曲（莫查爾特），夏灣那少女舞曲（聖賞士），安特露莎羅曼斯（[illegible]拉撒特）中國花鼓（克萊斯勒），綏章（第二奏鳴曲——馬思聰）精靈之旋轉曲（巴斯尼）。馬氏奏提琴，其夫人伴奏鋼琴。在是晚八時之前，票劵售銷一空。青年會禮堂樓上樓下，爲之客滿。並另加座位，然仍有站立的人。自開始演奏，至節目完後，每奏完一曲，聽衆皆報以熱烈的掌聲。馬氏提琴的神乎其技，殊堪嘆服。王女士的鋼琴，正所謂相得益彰。甚望馬氏夫婦，乘時善用其藝術，繼續爲抗戰而服務。（瀋修）

青抗先鋒隊露營記

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鋒隊大露營的廣告——軍事演習，政治討論，鄉村宣傳……的項目在附中的四周都張貼起來；號召非隊員一起參加。十八日早晨，馬路上現出一羣穿軍訓制服的，童軍的，女的，男的，青年在推着拉着兩輛運貨車向着石牌前進。

十九日午我們幾個人到石牌，沿着營地指標前往參觀他們的生活。在長湴村邊的一個山崗上，七個大營帳分列在松林之下偽裝着。他們剛弄好飯吃過了一會，有些在讀報，有些在散步。一點鐘了，陽光從雨雲中鑽出來，隊長拿了工作日程表嗚笛，把一羣青年集合在營帳圍列的中心，開始報告幾件事：（一）昨晚在雨中軍事演習的情形。（二）今天晚上準備在長湴村開鄉民大會和該鄉鄉長，負責人聯絡經過的情形。接着的是討論準備出發宣傳的大綱。

除了一部份守營的隊員外，有些煮漿糊，有些拿壁報，漫畫，標語一起出發到長湴村宣傳，做動員鄉民參加晚上宣傳大會的工作，解釋漫畫，壁報，標語的意義。

到了炊烟起的時候，一起回營地去弄飯。夜裡的鄉民宣傳大會還準備歌詠，演講和演出『秋陽』等救亡劇。

在他們匆忙的工作中顯出他們蓬勃耐勞的精神，還望着他們不斷的工作。

熱烈的握手，離別了他們。（蔡光）

特稿

『玩牌』與孤注一擲

（由第一版轉來）

石辟瀾

很明顯：這「三張牌」，都是贊成托洛斯基的「理論」——否認一國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而需要經濟與技術發達的「國家的幫助」的「理論」，——的「勝利」，都歡迎張慕陶等的「革命口號」——抗日倒蔣的口號，——的「成功」，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有權希冀托洛斯基」份子去破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權」去阻止蔣委員長的出險，「有權希冀」孫銘九等去殺害王以哲將軍，「在中國製造」一切破壞和平統一的「事件」，「俾」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干涉中國事務」！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有權希冀」王公度謝蒼生等在廣西南寧「小白菓巷李宅舉行談話會，正式宣佈國民黨已成塚中枯骨，三民主義在理論講不通，五權憲法爲無政治常識之產物；並痛斥去年「六一」運動李白主張和平解決之爲錯誤；最後且以堅決而樂觀之神態，提出如下之主張：（一）組織新黨，建立國際關係，（二）穩定與擴大幹部工作，（三）參加都市流氓組織，實行綁票勒贖！抓取機關或公司之會計職位，乘機捲逃，以裕經費」。（錄自去年九月廿九日漢口大公報）

因此，「在王公度行篋中搜出之『目前工作計劃大綱』……有若「聯絡散匪，側重邊區工作」有若『掌握各種實力，備作革命之最後戰爭』有若『配置幹部隨同李白工作，竊取上層消息』等等……」（同上大公報）

因此，在抗戰已經開始的時候，「王氏爪牙謝蒼生，區渭文等密集被騙份子開會于南寧之新公共體育場，由謝主席，宣示下列諸點：（一）此次抗日運動，爲資產階級所領導，吾人應趁此時機擴大組織，奪取中央政權；（二）欲奪取中央政權，必先破壞廣西政權；（三）破壞廣西政權之手段，爲擴大反征兵征工等之宣傳，以加强民衆與政府之對立云云……」。（同上大公報）

很明顯：托派份子口中的「革命之最後戰爭」，乃是托派份子口中的「三民主義在理論講不通」，乃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過程中所最爲贊成最爲需要的（理論），因此，「關東軍副官處祕記」就在謝蒼生的家里「檢獲」出來，（同上大公報）因此，「最革命」「最徹底」的「托派」和其他反蔣反共的人物都參加到上海的漢奸傀儡組織里面去，以便奪取政權「進行「革命的最後戰爭」」。

這些并不是偶然的，也并不是如何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而是有理論上歷史上的根據的。由于一種傾向一種仇恨的堅固，東京的「政治家」們「便有權」而且應該「希冀」他們這樣做。爲了這種傾向的無可救藥，道德上的墮落，愈陷愈深，而無法自拔，使得他們不能不不顧一切，不擇手段以祖國和四萬萬人的自由與奴隸的解放鬥爭，作爲「玩牌」的孤注一擲，以賭博其最後的命運。以「報答」法西斯「幫助」他們「鬥爭」的恩德。

「……某幾種心理上和性格上的個人的傾向，是與某幾種政治上的傾向相合的。心地的狹窄，不顧大局的喜歡鬥爭，是會表現成宗派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是這情形，使得反對派的問題變得嚴重，發生可怕的影響。因爲，先有了成問題的傾向上的分歧，這才生出對于理論的解釋的根本的分析來的。對于一種理論的實際解釋的分歧，對于『現階段的特殊要求』的估計不同，這是會得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會得使全部政策發生完全兩樣的作用的。一件單獨的事情的錯誤的矯正，跟矯正一個算術和數的錯誤同樣地簡單。但是，一個傾向上的錯誤，那是一種通體的變質，毛病在于根本上，它的擴大，是按着幾何學的倍數的，它造成無數小節目上的變動，而且會得引起民族的歷史的全貌的改變。——且不去說它的破壞的結果……」。（巴比塞）

對于托派份子，從「革命」的「激底」的，一變而爲出賣祖國的充作漢奸敵探的事實，也應該從巴比塞這幾句名言去找出說明。王公度居恒謂其親信爪牙曰：『吾人之組織，初不必有硬性之理論，而貴在有凝固之情感……』（仝上大公報）尤其說出他自己墮落的病源。他們的結合，原來是需要情感的仇恨的發洩。

因此，我們認爲某些人們對于蘇聯此次的陰謀案件，用一種出乎意外的將信將疑的態度，或者看成是一種偶發的可惜的不幸事件，是不應該容許特別重要的，每個置身於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戰士們應該細心的自我檢查：有沒有「心地狹窄」，不顧大局，喜歡鬥爭，「不要理論，只貴情感」，這些惡劣傾向？有沒有宗派或關門的殘餘？會不會在不知不覺間，受托派份子乘機而入，或者太過狂熱由于苦悶失望而中了托派挑撥離間的毒計，有沒有提出高度警惕性，去嚴防并打擊漢奸敵探的陰謀搗亂？

最後，尤其嚴重的：我們站在中華解放運動的立場，認爲某些人們對于蘇聯此次的陰謀事件，看成是蘇聯內部的事情，看成是一種「黨獄」或者「黨爭」尤其不能不表示惋惜的。這不但由于布哈林等明白供出了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顯然和我們中國有關；而且由于和平的不可分割，侵略者的魔手，無孔不入，站在維護獨立自由反對侵略的立場，對于接受法西特務機關的津貼，在遠東一帶陰謀搗亂的案件，尤其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

因此，我人（有權希冀）在爭取獨立和平的一切人士，特別是領導抗戰的府政，對于剛在「製造」爲日本帝國主義所「顯然希望之舉動」及其份子，應該縝密地檢查和法辦，應該把它看成是在抗日戰爭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用細心的偵查，公正的法律，嚴厲的懲辦，來保証并擴大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使得日本帝國主義者減少了滅亡中國的助手。要知道：此輩的「工作」，東京的政治家們「滿意」一分，我們在抗戰中的困難，便增加一分啊！

把全國的兒童們組織和動員起來

從抗戰到現階段，在前方和敵人肉搏着的英勇將士們，替我們流了不少光榮的，碧鮮的血，而滋潤了全國大衆的心，開放了民族解放勝利的血花來，掃除了過去一切的卑怯和屈辱！

「在抗戰開始當中，一般人都忽視了兒童，忘掉了兒童，因此，沒有把災區裡的兒童好好地帶走，好好地保育，讓無數的小生命在敵人慘炸下當了炮灰，讓敵人一批一批的俘虜過去做牠們的戰勝品！聽說：敵人更在難民區常以銅元拋擲在路上，引誘兒童群來拾取，敵兵就開鎗來練習『打靶』以爲開心，此外敵人還有許多殘毒的手段屠殺我們的小生命，敵人企圖要消滅我們成千成萬的新中國底主人翁，便是直接地就消滅了整個中華民族，這是如何的殘酷啊！

呵！小朋友！難道眼看着我們的小兄弟，小姊妹給敵人任意宰殺嗎？任意俘虜嗎？不，決不，我們要替他們復仇！我們永不看小自己的力量，我們承認兒童是有着自己的能力的，我們更承認兒童是有能力做戰時工作的，我們常聽到蘇聯在大革命期中的少年先鋒隊對于革命不是發生很大的力量嗎？在陝北區裡的兒童不是在戰時担任着許多的慰勞，募捐，宣傳，間諜……等工作嗎？還有在上海火線上服務的童子軍，不是留下了許多英勇的事蹟嗎？名播全國的孩子劇團，以十餘歲以下的孩子們流浪地走遍了數千里的長途……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都証明了我們兒童可以做許多成人做不得的工作！

然而；在廣州的兒童們對於這次抗戰做過什麽偉大的事呢？而且能够切實而自動起來組織的兒童救亡團體更少得可憐，比方，在廣州的我們一班小伙計，雖然會到過各鄉村裡都有着我們工作底踪蹟，如南崗，羅崗，梅山，新造，南村，市橋……等地幹過小先生工作，而且收的效果也很不錯，這並不是故意的誇大我們工作底功績，而是認爲廣州的兒童在抗戰期中確能可以做工作的一件事實。

在最近裡，各地都有發起了保育戰區兒童運動，而且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說：「我們要注意到中國小主人的幸福……」這樣看來，知道現在整個國家民族，及至最高領袖都很關懷我們兒童，認爲兒童是國家的小主人，是抗敵中的小先鋒，這對于我們兒童是一個如何值得興幸的事呢？

小朋友們！是時候了，光明熱烈的兒童節就快來臨了，在去年的兒童節是光明與黑暗在鬥爭着，可是在今年瀰佈着勝利的凱歌的兒童節，就有着不同的意義了。

抗戰勝利就在我們的面前，自由幸福之花就快開放了。

我們一輩子覺得今年的兒童都合着特殊的意義，我們在今年的兒童節中，應該怎樣去堅強我們的力量，把全國的兒童都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使每一個小朋友都成爲抗戰中最有力的生力軍。因此，我們必須要和全中國，全世界的小朋友緊携着手兒，共同向着我們的目標前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世界的侵畧者，用工作底成績來紀念慶祝我們光芒爛耀的兒童節。

廣州藝協劇團少年組啟

靈之藥房

十靈丹 家庭良藥

◎逢熱即退 ◎消滯去濕 ◎遇痛即止 ◎癒痢止咳 ◎洗腸掃毒 ◎能治百病

△總行廣州太平南路 △香港分行荷里活道一七三號

對我回蒙兩族日寇分化新陰謀

全民

在我國種族之間挑撥起仇視與衝突，進行一種分化的陰謀，從而達到其逐步宰割我國的目的，這是敵人一貫運用的策畧，過去新疆的亂事，叛亂者係由敵人所策動，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敵人並在東京也設有回教堂，誘致少數不明事理之回教人物，施以麻醉宣傳，這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華北陷落後，敵人更大胆的施行其回漢間挑撥的工作了。

最近，敵人在天津利用少數甘心作偎的「回奸」，公然成立了一個所謂「回教總聯合會」，以著名回奸王瑞蘭爲總會長。前日，這聯合會並在同和軒招待了一次新聞界。漢奸報紙上登着「一時賓主頗爲融洽」，可知到會者盡是一些什麽東西。

同時，在漢奸報紙上，復屢屢登出關於新，青，甘，寧四省回教同胞種種憑空揑造的消息，如「聯合防共」等等。以此挑撥回漢情感，這已爲常事了。

其次日寇對蒙古的分化政策，尤其激進。過去不說，最近寇政府並特通過巨欵，專作爲麻醉蒙古青年之用，漢奸報紙載有同盟社消息云：「爲向蒙古民族爲培植親日精神計，在此次淨土宗會議席上已決定以預算二十一萬四千元，招聘蒙古之喇嘛僧青年，來日本留學，利用佛教以謀日蒙之融合，因右決議同宗總本山知恩院庶務部長小林義道，八日自神戶出發渡滿，出席在奉天召開之喇嘛教大會，擬拜托介紹優秀喇嘛青年僧之赴日本留學，」這是日寇最近新的毒辣陰謀，極可令人注意。

同時，所謂「蒙古自治政府」的總務部長陶克陶，最近並以感謝使節名義，前往日本，進行進一步的勾結，漢奸報紙登着的消息是：「尤其蒙古與在蘇聯勢力下之外蒙接壤關係，負有立於共同防共第一線之責任。因之，舉凡軍事，政治，社會，經濟，諸般事業，均有與處於東亞盟主地位之日本保持密切關係之必要。」云云。

寄語全國同胞，我們要以真的全民族動員的偉大鬥爭，使日寇一切對我的陰謀完全歸于粉碎。

三月十二在松口

——國光中學戰時服務團工作記

李鷹

頭一天我們都躭憂着：雨已經下了三四天了，而且一直沒有晴意，天空裏老是佈滿了灰黑雲層，五指峯也老被白雲遮掩着，天氣又冷得冬天一樣。我們都躭心明天的集會要不成功了。

「管他成功不成功，沒有人我們就單獨冒雨工作去，」一個同學說，「就像大前天落鄉一樣……」

「當然，不過最好還是天趕快晴吧！」另一個說。

第二天，天依然沒有晴；灰黑低沉的天空裏，雲影飄忽着，像就要洒下雨滴來了般的。匆匆吃過早飯，我們立即在佈滿水漬的課堂上擺列了長長的嚴整的隊伍。我們的學堂遠離鎮上，幾天的雨已經把通行的泥路變成泥濘的「醬缸」了，但我們沒有理會這些。我們冒着冷風高歌着雄壯的歌曲，踐踏着泥濘沒有顧忌地前進。到得會場，我們的鞋子和褲管都濺滿了黃泥了。這確實是難受，但難受什麽呢？我們的隊伍立即被大會的人羣熱烈地歡迎了；我們也馬上唱和起來，儘管隊伍還沒有站定：

今天是我們的世界，

兄弟們，一，一二，一，……

歌聲滙合成了雄壯的音流，久久地在廣大的草塲上廻旋着。人們都被感動了。孩子們用不純熟的歌聲唱起來了，許多老年人和婦女從臉上表露出來了被激動的情緒。一位同學親自看出一個長着白鬍子的老人下淚了，……

在廣大的觀衆面前，在刺背的冷風裡，在灰黑將雨的雲空下，我們於是演出了兩幕街頭劇：「守住我們的家鄉」「賊兒和漢奸」和一幕防護演習。觀衆也在冷風裡愈聚愈衆。我們的演出無疑地是有很多的缺點，但在緊張的塲面，觀衆仍然用烈熱的掌聲和因激動而發出的怒吼鼓勵我們。

演完劇已經差不多正午了。但觀衆仍然沒有散。當我們宣示了我們將在鎮的中心——上墟頭演出時，整千的觀衆尾隨着我們。在這段途程裡，我們有一部份同學化裝遊行。在出發的開始，扮漢奸的就立刻受到了觀衆的痛恨的咒罵，尤其是天真的孩子們，竟不住地用了蔗渣和別的東西投擲到扮漢奸的身上。同時，觀衆替我們維持秩序，并借我們道具用，這使我們很感激的。

在嚴肅的塲合裡，我們在上墟頭演出了四幕街頭劇：除了在會塲上演出那二幕外，再加上了：「軍人魂」和「光榮的死」。觀衆是嚴肅的——出乎我們料想的嚴肅。他們幾乎像是摒息了呼吸一般肅靜，緊張和同情却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出來。但到後來——在演「光榮的死」那幕劇時，由於其中的一句話，觀衆却完全爆露出他們那壓抑已久的熱烈的同情了。「我不跪，隨便你們怎樣拷打我總不跪；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不跪的！」被俘去了的馬大隊長這樣對我們的敵人說。群衆中突然有一個人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立即，群衆整個地騷動起來了。「打倒法西斯狂徒！」「中華民族解放萬歲！」「抗戰到底！」「肅清漢奸！」聲音響響地廻旋起來。

四幕劇，再加上講演，我們演出了差不多四個鐘頭。我們是早上出發的，演畢時已經下午三點多鐘了；幾乎連一滴茶水也沒有喝過。許多同學疲乏了，許多同學聲音嘶啞了，恰好天空裡也洒落了細雨，我們決定尋第二個機會再和觀衆見面了。我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觀衆群，我們立即被包圍起來了——我們於是聯合了廣大的群衆高唱了幾支救亡曲，才整頓了隊伍在雨中踏着泥濘回去。

匆匆吃了飯，休息一會，當夜幕開始掛上來的時候，我們的嚴整的隊伍又在下良岡擺列起來了。我們每人執了一支纜索，熱烈地帶着一天工作的疲乏去參加松口各界火炬巡行。當各界長長的蛇一樣的隊伍由中山公園沿松杭路經石柱塘一帶田野要入鎮街的時候，整個松口已在無數萬千把火炬裡燃燒起來了。

三月十三日清晨。

抗戰後的廣州灣

克寧

「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後，落後的廣州灣也動員起來了，但此地的救亡工作，不能如內地那般自由，成立的團體也就祗有「賑災會」及「中國婦女慰勞分會」。

賑災會的主要工作是：

（一）推銷公債——以經濟力貧弱的廣州灣，達到十萬元的成績，總算達到了所期望的目標。

（二）徵集捐款——除了縮食捐薪之外，曾舉行遊藝會數次，收入的成績，每次也在千元以外。「一仙運動」雖然推行，但祗限於一二小學校，尚未能推到下層的大衆裡面去。

（三）檢查仇貨——在廣州灣而能實施檢查仇貨，這是一件極可喜的事情，凡是販賣仇貨的，一經檢獲，就科以一倍至十倍之罰欵。

（四）宣傳方面——最初曾經舉行街頭演講，唱救亡歌曲，街頭劇也演出一次，但是爲了在法國旗之下，受了當局的勸告，於是這種公開式的宣傳就不得不停止了。後來改變了方式，就用街頭壁報，然而寫稿的人太少了，文章也未能大衆化，畫漫畫的人材更少，於是這街頭壁報的效果就很差了。街頭劇停止後，就不得不設法借劇院來演出了。在元旦那天，曾經有過一個大規模的救亡戲劇，參加演出的，除了本地的文化界，學生外，尚聯絡了附近的遂溪縣救亡工作團及小學等，那天晚上演出四五幕劇，成績相當好，觀衆大多數是勞苦大衆，人數將近一千人，這次收得的效果是達到了我們的期望。

文字的宣傳，有一種週刊，將賑災會的會務登載，並刊救亡的理論。這是廣州灣唯一的定期刊物了。但是內容很空虛，因爲除了主編的兩三個人之外，投稿的是少之又少，而負責的人，本身又是很忙，欲使這刊物成爲豐富的話，文化界人是應當極力去帮助才對的。最近二月二十日，這刊爲了一篇「救國與吃飯」的文章，於是壽命就于這天完結了。

婦女慰勞會的工作，完全脫不了慰勞籌欵的範圍。至於怎樣去發動婦女，教育婦女，文化工作，目前尚未有着手施行，這未免令人有點失望。

總括來說，廣州灣在抗戰期中雖然做了一點工作，然而組織的內部磨擦，工作環境惡劣，會使這救亡的工作進行阻綏下去，而且目前這兩個團體參加工作的人，祗是上層階級中的一小部分，還有很多智識分子依然還未動員起來，對于中下層階級的大衆，仍然隔膜得很。

最後我希望有一位有幹部材能而抱有勇敢犧牲精神的人來領導廣州灣的民衆，不祗是要上層階級的人盡了「有錢出錢」的能力，而且要更廣大的民衆，尤其是勞苦的大衆也能盡了他們的「有力出力」呵！

黃花崗（旬刊）第一卷第三期

論中國民族國家人格 吳康
論調整戰時地方行政機構聲中之省區問題 曾同春
論特[illegible] 駱明夫
時代[illegible]精神的國防 任啟珊
明代[illegible]的倭寇 王興瑞
革命之[illegible] 幹[illegible]廷
黃花崗[illegible]詞 周[illegible]銘
以死報國 哀靈 黃昌穀
近事雜詠 哀金陵 梁鉅德
中華民族抗戰春秋 吳康
通緬公路線工作進行之近狀 江應樑

列寧叢書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我們不但需要充實革命的理論，重要的還需接受歷史革命的寶貴的經驗，和學習正確的鬥爭方法，才能保証革命的成功。因此，每一位中華民族革命的鬥士都有讀這本書的必要。

定價：國幣四角
出版者：統一出版社
總經售：新知書店
地址：廣州教育路 漢口江漢聯保里

最近出版的救亡小叢書

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論 離騷社 實價國幣二角
周恩來夫婦最近言論 離騷社 實價國幣二角半
包身工（報告文學） 夏衍著 實價國幣三角
從上海到烽火（報告文學） 鋼鳴著 實價國幣二角半
全國的青年運動 離騷社 實價國幣二角
日本人的戰時呼聲 離騷社 實價國幣一角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離騷社 實價國幣二角
戰時初中國文 郭沫若題簽 汪馥泉編 本書精選抗戰以來最有精彩的文章，編制適宜，可作初中國文教本或課外必修讀物。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離騷出版社發行 廣州長壽東路二十二號

文化崗位

北平，我思念你喲！

葉文津

北平，我思念着你喲！你，那鮮紅似血的圍牆；你，那金黃色的香土。

在那裡，你，曾毀滅了數千年來的專制，曾掀起了「五四」運動的怒潮，同時更開展了「一二九」血腥的戰鬥。

你，那凜烈的狂風；你，那莊嚴燦爛的飛雪；還有那碧藍清淨的高空，炎熱似火的太陽；在寒冬的時候，會使人感到興奮；盛夏的時候，也不會使我們覺得疲勞。

你飽藏着澎湃沸騰的熱力；你成長了多少志士與英雄。你能吸引着不少有血性的純潔的青年，你更能使他們開放出美麗堅強的花朵。

自從離開了你的懷抱，算來快四年了，這四年來的積鬱和敵人所給予我們的摧殘，回憶起來，往往熱淚滿眶。

然而，我們並沒有絲毫的怨恨，我們寧願忍受着這難忍的苦痛，同時我們更無時無刻地不在準備着和敵人搏鬥。

現在抗戰早經開始，你，北平的淪陷也有八個月了，然而敵人所得到的是什麽呢？祇不過是自己的弱點的暴露，私毫無代價的損失罷了！也許在我們可以說是一時的局部的失利吧，其實這正是我們的，偉大的，未來的收獲呵。

長期地處在無情的鐵蹄下，也許你會感覺得極端的哀痛吧！也許你會感到無限的悲傷吧！當我們無言地離開了你，甚至一別數年的朋友，連一面都不能會見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忍着眼淚呵！其實我們在外面，又何嘗沒有同樣的感覺呢！

當我們會面了從你那裡「流亡」出來的兄弟們，我們是如何地親熱，如何地齊着脚步前進喲！因爲我們都是同樣的被迫害者，同樣的被搾取者。不特是我們，全中國，全世界，全人類，都感受到危害的。然而，你看，我們反而因此團結得更緊密，更結實，更能堅强有力地反抗，我們都認識得很清楚，我們祇有一個方向，祇有一個目標，一條路，一個敵人——消滅那野蠻的，兇惡殘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法西斯蒂，狗！

北平，你以爲我們會把你忘掉的嗎？不，一千個不字。我們都在思念着你喲，同時我們也都在相信着，我們的力量，終有一天會實現我們的渴望的。我們將要重入你的懷抱，重見鮮紅色的圍牆，黃金色的香土，重新飄舞在凜烈的狂風中，在莊嚴燦爛的雪花裡，仰望着清淨碧藍的天空，接受那通紅的太陽的烈火。

一九三八，三，十九，東山。

丟那媽，又打不成啦！

黃萍

緊急的警笛，接連响了兩次，弟兄們先後跑了來，嚴肅而英勇地在營房門前的空地上，排成了一條雙行的隊伍。

桃排長從隊尾跑到隊頭，最後站在隊伍前面的中央，高聲地喝着：「看齊！」——「報數！」

「一二三四五……二十！」

桃排長抖擻精神，拉着嘹喨的聲音訓着話：

「各位！今天江班長報告他和三位弟兄掛艇出海緝私的時候，不幸爲停泊三門關的敵艦看見，跟踪而來，想航入我們的海灣，現在敵人已經下了汽艇，滿載日本鬼子，意圖登陸，我知道各位弟兄，都是勇敢的，早都想殺殺日本鬼子過癮，現在機會到了，各位弟兄爲國家出力的機會到了！我們要保衛我們大鵬的東涌，我們萬不能讓敵人進佔我沿海口岸一寸土地，我們要奮鬥到底！現在事情已火燒眉頭，唯有準備抵抗！」

桃排長把訓詞說完，接着大聲地喊：

「各位弟兄，跟各班長跑步到涌口埋守兩岸險要處，不準輕意放槍！遵守命令！——左轉灣跑步走！」

弟兄們英勇地往東涌涌口跑去。他們照排長的吩咐，迅速地在涌口的兩岸散開，依着地形伏着，有的在怪石嶙峋的地方隱藏，把槍口從石縫裏望出來；有的隱藏在青葱的樹叢裏。

大海風飒飒地吹來，海潮沙沙地推擊着岸旁的沙石，這海灣的風景令人尋味，遙望敵人的汽艇，將近涌口了。黃天生用手撞了撞毛華說：

「老毛！今天機會啦！去那媽！我最低限度要殺他十個，哈哈……」他說着輕輕地笑。

「我們天天望總部命令到，上前線去殺鬼子，今天却在這裏碰到。老黃！我們運氣好啦！殺十個可不够的。」毛華說着，起勁地拍了拍他身上的子彈道：「我的子彈有兩百發，我要一發打一個！——老黃！我不是常對你說過，我的三弟毛三和，去年被徵到增城訓練，訓練一星期被調出發江陰。去年十一月間還有信來，現在可沒有了。想來是死了吧。丟那媽！我老毛要替他報仇啦。」他堅決地說着，做笑了。

這時敵人的汽艇看得很清楚了，艇裏約載有鬼子三十餘人，直冒這裏駛來，距離岸上五六丈遠近，那時候的士兵們的熱血沸騰了，恨聽不到排長的命令，馬上就開槍。

「亞勝，你的手機關掛到這裏來，」老黃向他左邊的手機關手說。兩個機關槍手沒有說話，即時把機關槍搬過去。

排長拿了枝『剎兜』，在草蓬裏伏着，發着口令：

「瞄準！」

這時候大約是下午兩點鐘，海潮漸漸地退去了，東涌涌口的一面——敵人汽艇駛來的一面——即時顯露出一排暗礁，潮水衝擊着，濺起雪白的水花。就在這暗礁的前面，敵人的汽艇停止進行了，猶豫不決地給波浪盪漾着。後來終于掉轉了舵兒，駛回戰艦那邊去了。

在這涌口兩岸鎮守的英勇的戰士，當時沉默着，呼吸急速的，槍口倘向敵艇的背影瞄準。敵艦那邊，終沒有異動，而且向三門關海面駛去了，從船身見着船桅，從船桅見着縷縷的黑烟，於至隱沒在波浪裡。那時候桃排長才頹喪的從草叢裏爬出來，爽氣的發出命令：

「各位聽到！」

士兵齊立起來。

毛華十分不伏氣了，口伸得很長，咕嚕着。大家也同樣的不伏氣，睜大了眼睛望着桃排長。

桃排長沒氣力的說：

「各位弟兄，現在敵人已去遠了。——不但各位弟兄想打，就是我也想打！」他高舉起右手擘了下來，做了個打的姿勢，同時咬緊了牙關：「各位弟兄，我們的陣地有這樣天然的險要，料他不敢再犯。現在祇命兩個哨兵在這裏就是。——整隊！——報數！」

「一二三四五……二十！」

一列殺氣蓬勃的鐵的隊伍，從涌口開回來東涌來了。他們回到營裏，都說：

「丟那媽！這次又打不成啦！」

廿七，二，廿七日于大鵬。

街頭難童（韻用客家方言）

傅勳洪

街頭過難童，逢人輒苦訴。家住三灶鄉，大海環其右，鬼舟破浪來，砲响如雷吼。鬼機滿天飛，自朝以及晝。一彈中廳前，兩枚落牆後。四壁皆倒崩，壓死祖與父，阿姊脚炸傷，母親裂肘部，小弟纔九月，出入須人負。飢寒共熬煎，呱呱啼不住。東鄰矮鬼子，說起心先惡。敬告衆同胞，國難須共赴。大家一條心，努力齊奮鬥。不然我華人，死無葬身處。

「文化崗位」徵稿

一，歡迎短小精幹的論文，散文，詩歌，隨筆，書評，報告劇，小小說，木刻，漫畫等。

一，稿長最好過千字左右。

一，來稿文字須用白話。

一，來稿須繕寫清楚加標點符號。

一，來稿請指明寄給「文化崗位」。

致陝北諸友

陳殘雲

「再見
在戰塲」
當你們離別南方
溫暖的南方
我們的嘴巴
我們的面頰
我們的心與眼睛
都蘊藏着希望

大陸氣候的
北國的寒冷
在南方人
是一個巨大的威嚇
你們能否捱得住嗎
我常常關心着
關心着你們的健康

而今知道你們
已克服了嚴寒
天天在跑
在爬山
在練習着游擊戰
你們的身體
也漸漸地堅硬
成了鐵鋼

知道你們的隊伍裡
有詩人，藝術家
留學生及一切
不願做奴隸的人群
你們天天在開會
尋求着真理
雖然缺乏了物質
八個人吃一盤小麥
但你們却有一顆
跳躍的
愉快的心

嚴肅的生活
嚴肅的人格
在鐵的紀律中
你們成長了
成長了
民族解放的鬥士
真理的兒子

（三月十日）

華北的烽火

集體創作 第三部

找『和平』（連載）

聶紺弩

（二）

從一個聽差跑腿的地位，居然做得和中國要人甚至日本人那里都可以隨去隨來，分庭抗禮了。自然，在日本人那里也許會差點兒事，不過他不在乎，日本人是他底恩公，他底衣食父母，而且還要靠他們圖偉大的發展的，縱然有些對他不客氣，那還認得真麼？這個人物是誰？北寧路局局長陳覺生陳老爺是也。

第三第四……算了吧，只這兩個人物就够了，其餘的二三等角色，不必一個一個地介紹。十幾隻人物們坐在老宋底內花廳里高談闊論。十幾隻眼睛朝老宋望着。他們底陣勢已經擺好了，就只看老宋從哪條路上殺來。老宋一隻手托住下巴子，另外一隻橫在胸前，在兩頭來回地走。

「這不是簡單的麼？」齊燮元說：「拿到你手里辦，就什麽都由你；推給南京呢，就不見得顧到你底利害。那時候再想收回來已經收不回來了。」

「着哇！」陳局長臉上帶着諂媚的笑，使老宋看見了，覺得是在對自己；老齊看見了，又以爲是在對老齊。他就會笑着這樣的笑。「撫老底話一點兒也不錯。你首先就該打定主意，聲明這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南京管；南京在這時候，也不敢怎麽的……至于他方面呢，有我，我總得叫你面子上過去，你放心，我說幾句，他們不能不聽；你知道，就是從前土肥中將也聲肯聽我底話……」

老宋還是在走來走去，眉毛眼睛懸在一團，腦經里像被一堆亂草塞滿了，怎麽也弄不出個頭緒來。什麽交涉呀，談判哪，最好與他不相干，誰要怎樣就怎樣都可以，爲什麽偏堆在他頭上！並且，陳覺生這般寶貝，在搗着什麽鬼，安的什麽圈套，他早就曉得，他們向來這樣，事情一落在自己手里，就等于落在他們手里一樣，他們哄你照他們底意思辦，辦了之後，再來嘻皮笑臉地向你陪禮。如果不是他們背後站的鬼子，他早就把他們底腦袋都拿下來了。于是，他很痛苦地說：

「不行，我不能；這關係太大了，有一點兒差錯，又是漢奸哪，賣國賊呀，什麽都落在我底頭上……」

「哈哈哈」！這位陳局長放胆地笑了。「想不到你還說這樣沒勁兒的話！咱們是辦事，這事，和咱們自己底利害有關；并不是向誰討好求虛名。要是你連這樣一點事情也担戴不起，你想想看，你底地位會沒有問題麽？你不肯談判，就是你主張打。你估量你一定打勝仗麽？就是打勝仗，你底實力不受損失麽？損失了，你以爲會有人補充你，援助你麽？你在天津，在北平的財產，甚至于你底生命……」

（未完）